

# 香港渔民概况

谢愤生 著

中国渔民协进会

謝憤生著

# 香港漁民概況

中國漁民協進會叢書第三種

## 總理之漁業計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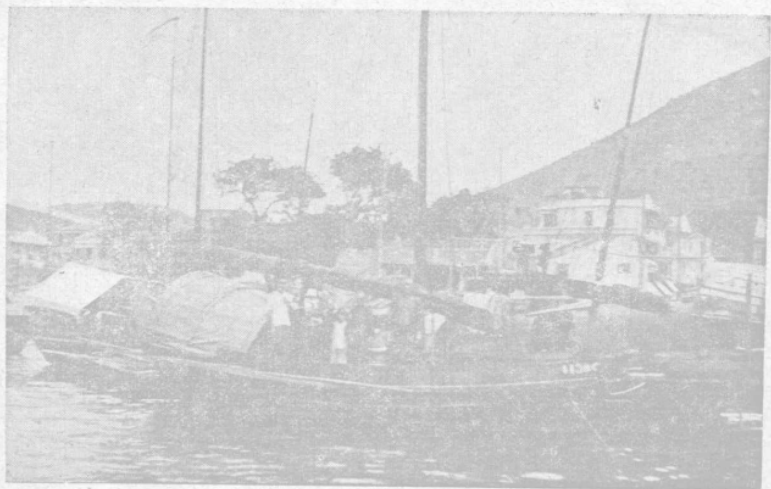
漁業港一層，吾前所述之頭二三等海港，均須兼爲便利適合漁業之設備，即天津、上海、廣州、營口、海州、福州、葫蘆島、黃河口、芝罘、寧波、溫州、廈門、汕頭、電白、海口，皆同時爲漁業港也。然除此十六港外，中國沿岸，仍有多建漁業港之餘地，抑且有其必要。故吾意在北方奉天、直隸、山東三省海岸，應設五漁業港：安東、海洋島、秦皇島、龍口、石島灣東部，江蘇、浙江、福建三省海岸，應設六漁業港：新洋港、呂泗港、長塗港、石浦、福寧、湄州港南部，廣東省及海南島海岸，應設四漁業港：汕尾西江口、海安榆林港。以此十五漁業港，合之前述各較大之港，總三十有一，可以連合中國全海岸線，起於高麗界之安東，止於近越南界之欽州，平均每海岸線百英里而得一港，吾之中國海港及漁業港計劃於是始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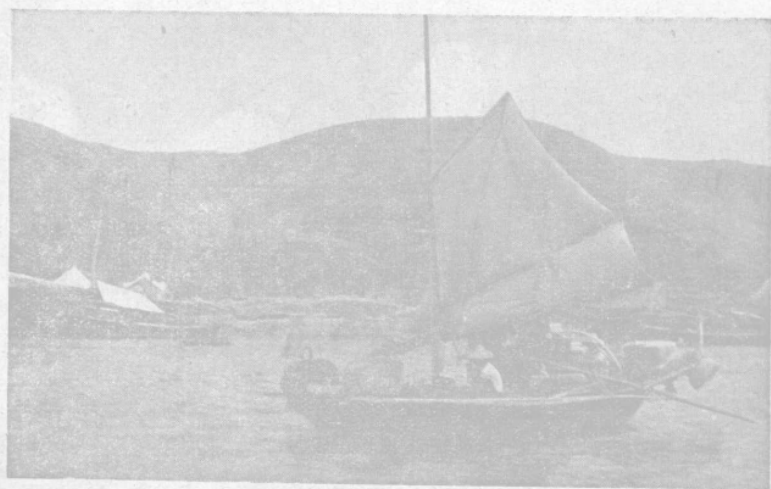
揚子船



釣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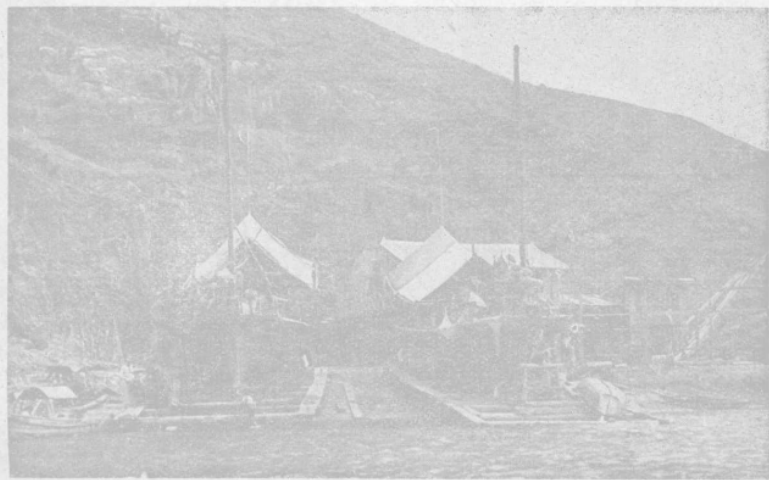
艇 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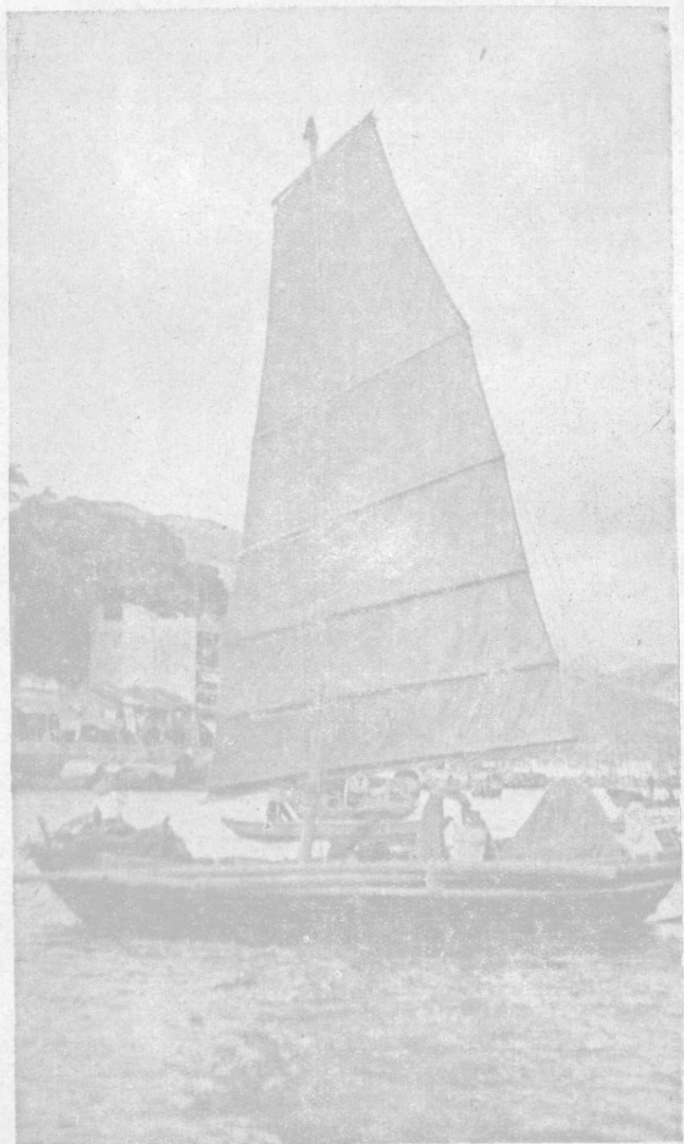
仔 罾



艇 人 送



廠 船 修



艇 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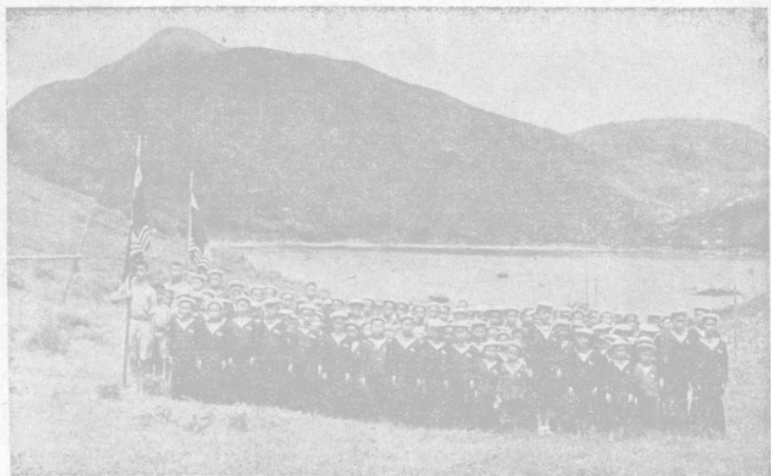


工 漁



線 網 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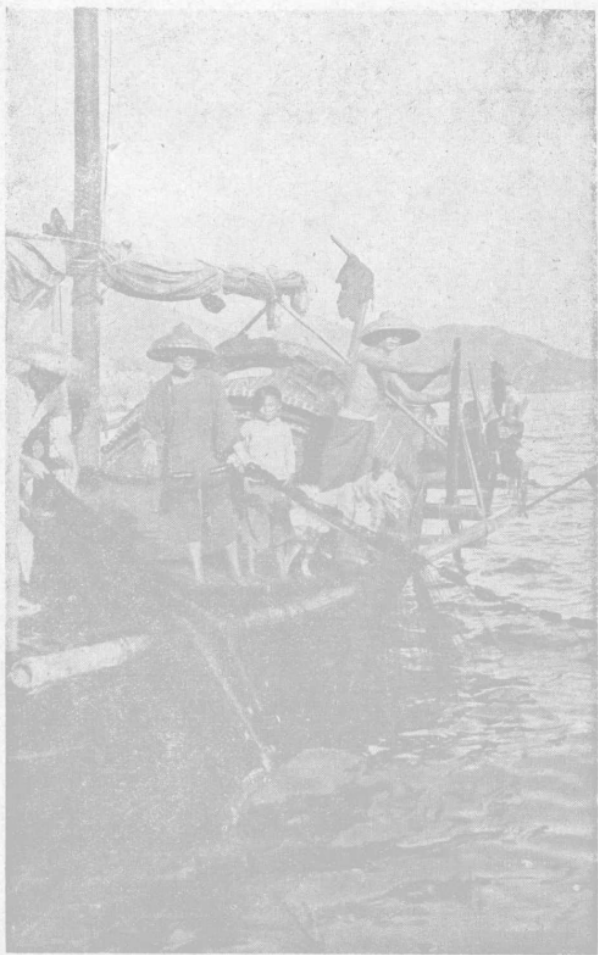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童漁學義民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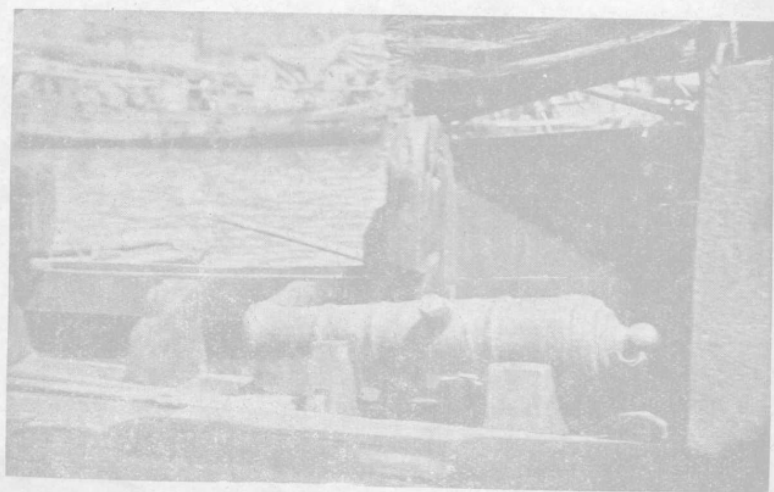
人工與民漁



魚 捕 的 棚 罟



飯 煮



噸 土 之 船 撈 七

## 序

陳志良

從「一二八」英雄的抗戰結束之後，我們在上海的環境，仍未改善，所以政治的，經濟的，生活的苦悶，繼續不斷地襲擊着每個青年。許多朋友會面時，祇將清談來消磨時日，當時大家感覺到最要緊的是「充實本身」及「到下層去」。這兩件事，朋友們後來都實現了。

本書的作者謝憤生先生，當時也是清談中之一員，他的年紀最大，以老大哥資格來領導我們。當時我與他的感情最好，過從最密。

記得有一次，盧維亞先生曾有信來，說到廣東沿海數十萬漁民的概況和苦處，我們感覺到如果要作下層工作的話，漁民運動才是最好的對象。我們又海闊天空地計劃了不少的空想，當時使得我發生興趣的，廣東的漁民，就是所謂「蛋民」，蛋民的概況，在書本上已得了些印象，於是希望着有天能到漁村中實現夢

想的機會。

二十三年三月，老謝爲環境所迫，不能不脫離上海，海角天涯，到處飄泊，不通音訊者一年有餘。二十五年初，老謝在香港寄來了這部稿子，希望我替他整理後發表，但我對於漁民的知識一點不知，而且也沒處發表，因此擱置在行裝之內。二十五年暑期，回到上海，這部稿子也帶了回來。「八一三」抗戰爆發之後，在鎗林彈雨，敵人的飛機炸彈之下，這部稿子與我所愛的書籍，一同救了出來。本年五月，脫離孤島——上海而來香江時，把他帶來奉還了老謝，最近才整理好了付印。料不到敘述這部稿子的過程時，却關聯到我們過去五六年間的人事變遷。

當我們舉箸吃魚的時候，都覺得魚類是鮮潔够味的，或者有人感想到我國的海岸線如此之長，魚獲一定豐富，漁民一定衆多。然而若要進一步的瞭解漁民的生活是怎樣的，那知道的一定很少。這種原因很簡單：因爲漁民地位非常低下，

爲大人先生們的目光所不及，做民衆運動的同志們所不屑領導。如果有人明白漁民是易欺的而有所注意時，恐怕不懷好意而想在漁民身上打算些甚麼了。能够施恩於漁民的，真正少見。

我國的漁民，實在太好了，逆來順受，任人宰割，只知盡義務，不知享權利，本身無力振作，當局不予救濟。在抗戰期中，方知漁民地位之重要，充分地顯出過去忽略了漁民政略之誤錯。

香港的漁民，本有七萬餘人，抗戰後更激增了，幸虧老謝在調查清楚了香港漁民的狀況之後，聯絡同志，組織了中國僑港漁民協進會，作組織漁民訓練漁民，解放漁民，改進漁民的實際行動，完成了他「向下層去」的志願，三年來的奮鬥基礎已定。同時香港七萬餘漁民同胞，在漁協會領導之下，二年以來雖在天災人禍劇烈的催殘，毀家流血，忍飢受寒，都能儼然獨立，不爲強暴所屈服，可見「蛋家佬」實在是我們的優秀同胞，過去的歧視，實爲錯誤的。

爲了替香港漁民呼籲，爲了使大家容易明白香港漁民的概況，這部書的公佈，非常有意義的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序於香江。

## 自序

我說自己好像一頭牛，可是少了兩支角；我說自己好似一匹馬，可是又缺了兩條蹄。結果我成了個非牛非馬的三不像。

若以性情怪僻的我來說罷，恰恰合乎又似牛馬般沒大分別；浪蕩飄流不是像馬一樣的好動，勉強戀直不是似牛一般的忠誠；試想馬是不羈，那裏肯受人來駕御？牛本忠實，都是願意代人去墾荒，如果沒有我過去的消極人生底顏唐，那有我現在的積極人生底開始！

因為往昔的我，陶醉在虛榮，迷戀於利祿，除聲色宴游享樂之外，實沒有認識做人應做的事。到現在纔知道：牛馬所做的事，都是些人做的事，而人們所做的事，乃狼虎不爲的啊！

記得去冬盧君維亞和我談起漁業這個問題，連帶講到漁民的痛苦上去。在盧



君的宏願，總想要和這些沒有同情者，設法去救濟。自從聽了他這番意見，反引起我的好奇心，既然社會人士沒有人去幹，好！我想正需要牛的力去開荒，馬的脚去奔走。

是以我去冬歸滬之後，決意要到漁村裏去；考察這些可憐的漁民，故在本年七月間，乘上海熱浪襲人，牛馬都受不住了，纔不顧一切的從上海跑回南中國，在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，找着盧君。他見我回來，亦極興奮地，每日和我走到各處漁村，和那些漁民去接洽。可憐呵！問他們什麼都不知道。難怪他們受着政府重重的壓迫，種種的剝削，差不多永世也不許他們有抬頭的機會，簡直生着一天，就受着一天的罪，他們何以受得住，簡直是活死人啊！

不要說別的，做人，不是要有做人應享的權利嗎？他們的權利給社會上強奪剝削完了！在負納稅義務上，他們比別人較重得多，而義務相對的報酬，偏偏沒份。選舉和被選舉，固然不予聞，公民資格亦輪不到他們底身上。這種待遇，使